

漢書

十七



| | | | |
|-----|---|---|---|
| 漢書門 | | | |
| 二 | 九 | 二 | 類 |
| 〇 | 四 | 二 | 〇 |
| 冊 | 架 | 函 | 號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〇 | 二 | 〇 | 漢 |
| 七 | 八 | 〇 | 書 |
| 〇 | 二 | 〇 | 〇 |
| 架 | 冊 | 函 | 號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番號 | 漢 | 2820 |
| 冊數 | 20 (11) | |
| 函號 | 307 | 234 |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七

羅先生 三則

唐先生 六則

吳先生

沈先生 五則

許先生 六則

錢先生 四則

李沈二先生 六則

丁吳二先生 先輩

澤艤舟記

斷維

桂捧 修民敬

徃役

篤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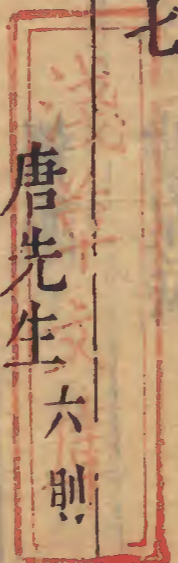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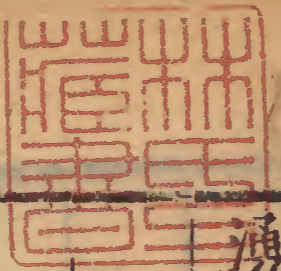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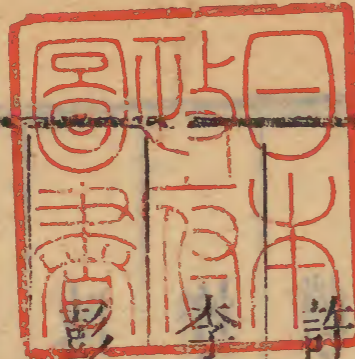
高行

辨錢官米

引髮

湧幢小品

目錄



不食官米

酌水

真我

儒宗可見

占地

散家財

陳湖道士 二則

道化惡人

忤子心動

竹軒

償金

全税金

致寓物

免禍

與傘

報謝

醬湯

步皇城

清計簿

處士

山遊

截頭尾

酒禁

頭腦酒 一則

醉龍虎

清歡

醉後詩文

翅擊賊

新掛教範

繪圖私諡

酒趣

大噓

八崖

酒喻

浹洽

飲會

湖上朱國禎輯

貴人持齋

心口

人欲

斷制

欲以

式要

殊異

德固

精文

致學

新語

處事

風采

自勵

山莊

讀書

不持

與士

湖上小品卷之十七

湖上朱國禎輯

羅先生

念菴先生年六十門人欲為壽以書辭之曰今世風俗凡男婦稍有可資逢四五十謂之滿十則多援顯貴禮際以侈大之為之交游親友者亦皆曰某將滿十不可無儀也則又醜金以為之壽至乞言于名家與名家之以言相假者又必過為文飾以傳之而其名益張凡此皆數十年以來所甚重

湖上小品 卷之十七

數十年以前無有是也。夫滿十而不容無言，交游親友知之矣。然在人亦有宜不宜者。某今年十月十有四日，幸滿六十，回思先人保抱維持之艱，與夫顧請教誨之專，誠不意遽至于今。至于今年，且六十不可謂非壽矣。而先人所以望之子，與子所以自待以終其身者，反之絲毫無有也。故凡滿十而悲傷益甚者，惟洪先爲最。以悲傷負罪之人，而納賓客之禮，際與其言，是非忘哀而爲樂乎。自洪先有知以來，以生日未能奉一觴於先人，以爲報也。故未嘗受妻子之奉，以自爲樂。平日不敢自爲樂，一旦而納賓客之禮，際與其言，以爲樂，非君子所取也。非君子所取者，君子所不行。惟執事亮之。且古者六七十之養於學校者，尊其行也。故養之以乞言。又其老也，則憲老而不敢乞言，懼其勞也。是安其老者，將以乞言。未嘗以言侈大之也。不敢少增其勞，未嘗以飲食煩之也。不肖空生，無比數固矣。槩以古昔，其不敢。又若此，是以先期力疾以辭。不然，將掃跡一樓，是絕其承教於君子也。惟執

海幢小品
卷十七
事亮之

念菴之高祖曰慶同號善菴以孤子出繼承家難
之後卓能自立有奇行厚德然則念菴取號必本
於此乃小說謂念菴之父爲知州過一菴中接流
尸葬之生子名洪先號念菴考其尊公諱循字遵
善號弘治己未進士刑部主事副使歸隱不
出未嘗爲知州
遵善公當會試時身故貧一日亡其囊中屬褐同
宮唐鵬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給訪得之比入座唐

故戲探其囊出褐示曰是不類君家物耶羅目逆
曰汝毋戲言唐又持褐相辨則趨出向其人曰唐
詐語也唐歸怒曰君失褐不取何也曰吾失褐不
甚損彼張惡名尚得爲士人乎唐始遜謝不及嘗
如白河泛商舟泊襄陽旅舍有來奔者佯若不論
意促之出曰此非子宜畱也其人吐實則忿怒脫
走出棧道郵亭亭長告曰惡地不可畱也時已昏
黑不得已居之夜半戶開月色中美女婷婷來坐
榻上意其奔也不之答遂熟寢少頃從者作魘語

起問之已爲鬼物所侵返視戶戶固扁也明日以
告亭長亭長曰此妖殺人多矣而莫能動公公福
德未可量也

唐先生

荆川先生出入僅一小航船敝甚不蔽風雨中僅
五尺偃僂而坐凡三四年自如一日泊陳波舖家
人取路傍碎磚舖人出諫曰此官牆磚安得盜之
糾衆爲難中有識先生者乃得免後以病就醫無
錫友人見船敝以小樓船易之至耦塘遇豪僕舟

舟牽望其尾蓬僕怒甚扶牽夫以磚石擊先生舟
先生自出遜謝以名帖投之皆不省痛扶且罵而
去先生因作知命說謂航者吾分也樓船非吾分
也據其分航可免侮非其分樓船不免據其分三
四年可不則一日固不可有味哉此言可以深思
自省矣

陳后岡束沒後貧甚有賻金數百兩先生收之爲
經營而歲歸之息又以田租時周其乏其子漸能
讀書言于督學雷古和進之學宮噫只此一節先

生之過人遠矣

先生以鄉賢事答學中書云鄉賢之祀闕閭巷萬口公論關國家彰瘡大典非勢位可得而干非子孫可得而私若可以勢位干則魯國之祭鄉先生于社者當太牢于三桓而不當太牢于一棲棲伐樹削跡之人矣若子孫可得而私則三桓之有力皆當奉其祖父以從祭于社與祭于大烝矣孔子之序春秋以垂不朽當大書特書叔紇之名於鄭僂與札之上矣故曰稱天以誅之稱天以謚之此臣子事其君親如事天之心而不敢以一毫之私與焉者也此之謂古道也僕不能自謀而能為人謀乎草草亮之

鄉賢一說大率出于有力子孫遮掩門戶及無耻生員舖醞之徒共成之絕無足爲重輕羅念菴以吉水鄉祠駁雜所祀非類耻其父與之同列一日入城拜宮牆奉其主以歸此仁人孝子事親如天之心亦事死如生之心也鄉黨自好者未死時必不肯與鄉里無賴爲伍死而魂氣有知何獨不然

乎既作答學中書因漫記其說於後

萬文恭語王文肅云吾師唐荆川刻身練名節習于世故實萬倍不敏乃師用才高不能無見鋒鏘而不敏僅僅藏拙自守嘿而圖寡過已爾此語最公道然為文恭易為荆川難

先生以郎中差往薊州閱視土兵時總督則思賢王司馬也先生自以學達天人才兼文武又前輩也出山任事日中已無司馬司馬自以名位已重主眷甚隆又世家也乘時立業視先生為下僚老儒其不相得固宜及司馬受禍奔州兄弟以一卒不練之旨歸怨先生然世廟實以邊儆懷怒托此為詞而司馬亦不欲以練兵二字聞于朝何者恐各鎮徵兵藉口日減力所不能支也

吳先生

先生諱昂字德翼海鹽人六歲而孤性端穎嗜書聞海寧祝先生萃者履方篤行以員外郎予告家居教授往從之學四方學者多從之公短褐草鞋從一老蒼頭負書走數十百里及其門就江濱濯

荆川交通奸
臣趙文學大為
瑣累鈍頑甚矣
余惜其無鋒鏘
要為良知之學
所誤而感

足更儒衣冠以進謁者以告祝先生大驚曰此非
可以常人口也既見拜而請曰昂魯人竊慕先生
不敢請願受高足弟子學先生曰生來晚書舍盡
滿無所置生唯室旁一牛棚幸無牛生寧得居乎
公曰唯唯無不可於是祝先生益大奇吳生令人
掃除塗墍使可居公遂解衣雜塗人共作不日就
舍時祝先生持教最嚴常映戶以察羣弟子公在
羣弟子中最苦外被一敝袍而束一敗絮襖又時
時見老蒼頭寒則解而更相衣甚或周走於室中
跳踊以敵寒威而日夜誦不輟其精悍深造蓋統
緝羣弟子所不及也歲暮辭祝先生歸怏怏有赧
色先生曰吳生去不來矣彼僅謂束脯不備也小
禮不大妨執是中止而令業不得成耳乃齎米二
石布二匹遣贈吳生爲歲計事且要明年當復來
公曰吾事先生如此其淺鮮耳先生爲是者徒心
營昂也不以此時力學依先生異日者悔何從乎
除夕家庭啐酒爆竹事已卽徒步詣祝先生比明
祝氏諸族人少長濟濟拜元旦慶而吳生儼然在

列祝先生大駭曰而安得至乎公曰先生所以愛
昂者備矣士感知已可奈何由是憤厲激發口鏤
心鉛槧學大成後舉進士官福建右布政歸混跡
農漁意甚適人或侮之亦不較一日駕舴艋入郡
城會郡中兩措大南行觸其舟兩措大怒邀公葺
蓋公素貌侵又眇其一目布衣氈帽局促舟中舟
中又無繁華供具逆揣其爲農庄人欲道辱之公
曰二少年秀士耶老農悞觸舟不足辱藉令舟壞
當代爲葺但老農囊無錢能携至西門湯別駕家
當貸以供費如其言往湯別駕一見曰呀公玄逝
久矣何以至此因顧兩生曰此海鹽吳老先生君
知之乎兩生微有慚色坐定公具以告別駕曰泛
舟於河兩相觸卽兩不相慎也偏責公不可如知
公先達渠又寧敢責乎公曰兩君子初不勝恚幸
寬之至此又敢祈宥請以白金二錢爲榜人油麻
之費於是兩生懔然汗下惶遽告退公愈益恭必
欲致其金而去明日兩生扶服謝過不已公慰遣
之祝先生死吳公奔赴喪次寢苦枕塊擗踊號哭

如子於父人尤多之

沈鏡宇先生

先生雖出鼎族而清約簡素無異寒士官禮部高中玄爲尚書大作氣勢以事詰某主事甚厲先生遣一吏白曰沈郎中在外說道以爲不可高矍然立延入謝過久次丞光祿告歸入京俟補張太獄在事見謁刺曰何處有沈光祿僅與尚寶尋晉卿南中見時態日異告歸不出

方在告子正館其叔氏家每考試入城見先生從水次步至鴻禧寺可二里許幅巾舊衣履遇者不知其京卿也嘗乘小舟過昇山一人挽緯一人把楫遇農船緯望不能去自頂席扉揭之適與子舟相值拱手一笑而已

先生父巽州翁醇誠正直號稱宿儒余備館賓相見必談舊人舊規舊事余間能酬答則大喜謂諸子曰這先生儘可與談比余通藉見一貴人用此法亦借此以諷貴人笑曰安用及此深悟德之短長在無意口角上見之可不慎與

海內小記 卷一 九
翁既宿儒試多居首獨阨于秋闈嘉靖戊午宗師
以奚冠冠素爲題翁舉古製冠名實之鏡宇先生
只輕輕點綴翁閱甚怒至欲與杖其館賓進日案
發而殿未晚也乃得止此發則翁居劣等先生名
在第三意不自得棄去時去貢期甚近亦不顧也
鏡宇卽是年中式次年成進士是時沈氏闕科第
已十年矣

翁穎敏絕人幼時父老以曆日授使讀一覽暗誦
不差一字歿時年八十餘三子三孫皆貴又其心
年諸孫梓其時論二十一篇古質宏雅兼理學經
濟有之余得爲序了一生景仰與其家二代交情
心事矣

許敬菴先生

余非知學者亦非能講者惟念許先生同鄉前輩
丁什起功名之會恬愉得喪之塗因往見之和氣
藹然令人心服遂禮爲師先生密囑曰我湖翰林
甚多德業未見光顯子勉之余聞汗下由今思之
負愧多矣

師嘗深闢輪迴之說。余曰：刑罰所不加者多矣。卽無此事，猶當設出儆戒人。況實有而闢之，闢之則其說益長矣。師欣然笑曰：此等議論儘好，然不可以訓。

一日與師坐舟中，談升沉事。余率爾問曰：先生以銓部轉僉事，聞報時意下如何？曰：也有兩日不自在。徐曰：若在今日則否？余曰：先生前句是真話，卽是聖賢話。後句倒多了。同坐者相顧愕然。師顏色自如曰：正是學問相長處。

一日會講峴山寺，請吳養晦先生爲主。先生師之鄉同年也，年老而貧。日午未至，師候之出入寺門數次，立隄上遠望見小舟，必問其僕曰：是否？久之傍徨曰：吳兄在舟中冷矣，餓矣。旣至，親下隄扶掖，懼甚。問途中安否，禮置上座。極恭時，列坐者甚衆，或言妖書事語，侵郭宗伯幾至攘臂相競。師厲聲曰：不必譚此等事，決非讀書人所爲。語次一座恬然，因此益服師之才情。蓋精神管攝有在，言語機鋒之外者。

李見羅出獄戍閩道上仍督府威儀既至福州
外師出見勞問垂涕頃之正色曰蒙 聖恩得出
猶是罪人當貶損思過奈何一路震耀此豈待罪
之體見羅艱然曰迂闊而師氣色益和丁敬宇
改先生令句容清勤愛民如子入覲當留為御史
故張太嶽門生也謁見朝房張亦素聞其名問
容後事如何對曰得復任五年方可盡行其志
厲聲曰迂闊夫復任一節誠不可行然却是先生
真心真話所當獎重而許師之言乃人臣正理正
法皆不免迂闊之誚何耶

敬宇在南中勤於事與余最相得每顧而歎曰早
用十年幹許多勾當今老且憊矣唐張嘉貞曰昔
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
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陛下不以臣
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為也且百年壽
誰為至者此言出于人臣為干進用人者于此細
思則汲汲引進與愛惜保全之意當油然而生矣

錢澹菴先生

先生剛直孤介深于理學尤長經濟晚年登第僅以武選郎罷歸蓋同官某構于大司馬楊虞坡揚信而逐之也家居坦然勤于農事至親操畚鍤諸子皆有文章丙子年長君

時名三試皆第

一俄暴疾卒先生年六十八矣瞠視不能言動亦不思飲食如木偶然惟目睛尚動氣休休出入而已幼子士完新入學應遺才試往武林來別亦不能應比放榜士完中式報至先生躍起焚香拜謝平復如初又二十年及士完即吾友繼修今為

山東刑府續志 丙和蓋世其家學者

先生少負才鹿門先生見而奇之以從文歸焉生三子志全通經史陸布政繪女帝... 虛亦歸謂茅曰此女骨相生子必貴... 網之果育繼修其愛而乳之念於所生... 異洲先生之女先生... 重其婿女亦資學相敬如賓可見貴人出世際遇不凡茅夫... 三子或天或貧繼... 極力拯之不使失所茅... 賢婦人終亦... 而... 且隻熊得子... 皆... 偶然者矣

先生學問識力極見推於許敬菴先生歿而許先
生誌之最詳未云論學確爲孔門嫡派而陶鑄變
化方亦有所未全故或剛而近於激或大而失於
踈或處家庭鄉黨有偏蔽不該洽之處先輩秉筆
公直如此許先生固不可及而錢先生之賢益顯
今之諛墓者豈非無善可稱故無病可見一槩以
游詞塞責與

先生試於督學林公常受餽爾試來邵缺以應居
劣等先生正補其缺抗言於林謂邵生文劣行穢
宜餽如故林色動允之

李臨川沈繼山二先生

沈先生伉直不爲人所附僑居湖城余亦畏之不
敢見李先生其同年也一日與余會慈感寺中謂
余此有意思人旣在湖不可不見余卽隨往言次
頗合兩先生有山水讌集必拉余入會沈先生莊
雅修飾頗學晉人風流語雜詼諧李先生嚴重渾
樸好負手獨行而于風致亦不減沈嘗遙指私謂
余曰這老子只可管錢穀做布政李回首嘻曰莫

說你定不能又一日背指曰這老者面冷鬚張乃
近婦人納妾妾見此嘴臉如何喜他李迴頭厲聲
曰他偏肯喜你沈拍手大笑比沈先生七十共遊
麟湖沈氏園亭席中譚及名伎薛五李津津色喜
沈愈謔愈喜竟席極懽此一段景象令人追思何
能已已

已酉十一月同李先生如嘉禾訪沈先生舟聯行
將至東門有馬孝廉船暗中與官舟相觸食器有
碎者官舟去馬舟適值李先生舟牽之求償泊於
岸余舟亦相並先生呼余同坐見碎器陳於舟側
亦不爲意俄沈使至下舟盡踢碎者於水馬之舟
人奉主命擒去捶之納於鷁首中孝廉二人怒目
斷斷若不可解先生呼曰本官舟所觸我舟無與
我是李某以名帖投之亦不省俄沈使至者漸多
沈先生亦至乃出其人還之默默移舟去沈先生
止自讓其僕不以爲意也

沈先生赴潘氏毘山之宴竟日夕不倦次早過
舟催行從容問曰外間謂我何如余曰謂公口太

浪浪小品 卷十一
十三
狠好罵人先生憮然曰信有之是我本色我亦自知其非然不可改也余問故因慷慨曰人要做成一片段若刻方爲圓歛噪而默人將謂沈繼山要做尚書尚書寧不做此片段不可改也後入朝與孫太宰大競孫一日過之好言請曰願與解開正色曰公解可我解決不可竟被攻而去此亦前舟中之意也余旣重其義又感其情廉頑立懦自是有數人物而議謚猶未之及母亦見其貌未得其清泥十同而未稽于獨與

李先生初授新涂縣令蕭公廩方爲御史有名過之先生來謁未卽見先生曰柱史至孫界則令爲主公爲客令來謁則公爲主我爲客不得遲遲蕭頗愠曰偏只知縣多口旣見色甚厲後會曾見臺談及言狀曾曰此賢令未可輕議蕭後再過李再見深引過謝之前輩風度如此
李先生有口號云朝裏有官做不了世間有利取不了架上有書讀不了閒是閒非爭不了不如頻頻收拾身心好此語極有省悟處唐子畏一世歌

云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裏官多做不了卽此意也
得李先生而始詳

沈先生好古書畫珍玩李先先生獨否頗好吟咏亦
儘有致家貧止一敝舟出入或勸易之不應所雇
乳母適其夫至畱宿有娠大恚曰吾何面目見主
翁縊死舟中先生憐而葬之并棄其舟一日借它
舟過余頗華壯余目之良久先生笑曰我已添得
此舟矣余曰未然必定有說坐定吐實爲泫然久
之所云仁心爲質者于李先生見之

丁石臺吳平山二先生

丁先生狷介方正素師事黃博士晴川榜登鄉書
下第歸復延晴川于家事之如舊晴川繩趨大歩
動以禮法督諸生呼必稱名稍不如意長跪呵責
未嘗以孝廉假借先生尤斤斤率先博士自南徐
歸貧甚廩之終身沒則贍其妻先生既卒子元薦
緣其志周給至今且二十三年不少怠吳先生敦
朴自孝廉時出則授徒歸則力耕置田百畝下潦
每澮于水丁先生有祖業頗饒辛未同第時相過

從亦最相契聞吳貧周之不肯受曰大丈夫不能
自食乃仰給于人下先生惘然自失曰我乃不知
吳公吳以春秋魁其經時總裁為張江陵本房則
王太倉兩相公也江陵將引入吏部會丁丑分試
吳以次得與閱文最精勤所取多名士為主考蒲
州相公所稱江陵疑之會居平亦自落落乃止後
竟得脫黨禍出守江州改揚州孤子行一意衆嫉
之坐墨罷歸家去太倉僅二百里素以文字義氣
相知歲必一往餽食十石綿百兩太倉亦喜曰吳

彭澤艤舟記

鄒南臯先生癸巳五月端陽前一日至彭澤母夫
入舟泊大江相去十餘里先生坐後舟泊邑城取
夫會郡丞署篆他之邑簿尉相次來謁先生懼母
舟埜泊欲亟得夫辭簿尉不見渠不無少望去其
夫見而星散走入山自卯至午計無復之乃持尺
牘呼尉至而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童喜謂
不厲詞則不懼不懼則夫不集而舟不行先生退
而深自慚悔呼尉至以好語慰勞之遺祥刑要

一冊然尤悔不能已因自訟曰惟桑惟梓必恭敬
止彭澤吾桑梓地柰何以尉而遂忘恭敬心平生
平以理性爲主茲詞暴氣麤恐不可令知者見且
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如陶彭澤其人者束
帶以去遂爲世戮人怒可輕視哉或曰聖賢處此
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竢不忍以一事而戾中和
因記之以昭過謂不如是與家童有喜心者何異

斷維

王塘南先生服闋北上舟至儀真時兩岸巨舟縻
生衣食我也旣罷復往拒不見餉亦不受吳向門
再拜慟哭棄其米綿而去然脩歲事不廢凡數年
吳邑邑抱恨殊甚後余過太倉譚及百口明其不
然相公喜謂其子緱山曰平涵非妄言者其冬吳
復往引見出不意跪泣問故告以實乃就坐受餽
懽好如初吳歸余適遊其園引入垂涕曰非公誰
爲我剖此心者

先輩

直道厚道先後一也而先輩得之最多一則氣運

此頁
錯出

醇龐一則學問博洽或師傳或庭訓其淵源又自有素彼行之以爲固然初非分外稀奇事有談及稱頌者面即發赤且怫然不悅蓋其意以爲窺我淺待我薄且原無要名立譽之心故也有此心故其神常清其理常直其氣常壯歷平陂夷險略不爲挫折子孫亦有所承藉得守其家法衍其餘慶人徒見子孫富貴以爲才且賢而不知精神命脉乃祖宗積而培之非偶然者噫不獨因此見人品抑可以觀世道矣

集曰且暮風忽起舟人繫維於巨舟之尾巨舟人驚其維先生舟飄入風浪中幾覆舟人皆號泣先生危坐不爲動久之復挽他巨舟得維焉晨起舟人欲白有司究斷維者先生曰舟幸安矣不必問也

槎捧

羅近溪自盱江赴講學之會舟觸石敗溺漩渦中衆度不能救呼號而已俄一槎衝至足下捧若盂空中有神語曰莫浸殺此先生得出整冠大笑曰

洗得清清淨淨更好江西講會莫多於吉安在郡
有青原白鷺之會安福有復古復真復禮道東之
會廬陵有宣化永福二卿之會吉水有龍華玄潭
之會泰和有粹和之會萬安有雲興之會永豐有
一峰書院之會又有智度敬業諸小會時時舉行
地多溪澗水學者每揭裳而濟一生素滑稽見漁
舟方隨流撒網呼曰鬼頭漁父網如張蓋手如梭
舟中應聲曰獸面書生口若懸河心若漆衆大駭
且怒拏舟將追之漁父長嘯放舟倏忽不見嘯聲
徹林木隱隱數里不絕或疑爲僊也題曰漁父何
遷次孫登事有無直從煙水去已絕洞庭湖

修民敬

郭原平會稽人以孝義著稱常于縣南郭鳳埭助
人引船遇有鬪者爲吏所錄衆皆逃散惟原平獨
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
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大小咸稽顙請救然
後得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以後乃修民敬余之
缺敬於官長久矣遇事安能免罰故凜凜自防不

得少越

徃役

蘇州曹太守新構官衙欲藻繪需諸畫史有侮沈石田先生者陰入其姓名出片紙攝之先生謂攝者曰無恐老母第畱某所當畫者旦夕赴事不敢後或曰此賤役謁貴游可以免先生曰義當徃役非烏也遂潛徃訖工終亦不見曹而還無何曹入覲銓曹問曰亦知沈先生無恙否則漫應曰無恙已而見相國李西涯復問曰君來沈先生有書乎則錯愕對曰有而未至當附諸從事來耳時吳少宰匏菴方在詹府曹倉皇走謁問誰爲沈先生者其人能作何狀吳乃具語之故曰此其人名重朝端五族七貴不足齒也曹曰然則奈何吳曰僕多其畫可代之緘而致之第言沈先生適病不能爲書耳曹乃徧謫過吏卒勅之曰歸也必無至郡齋而先詣沈先生比其詣也則從容出肅曰閭閻渺小何至辱枉尊重乎曹乃折節爲禮索田家餐之而去先生則至郡闕一投謁爲謝卒亦不蒲伏

庭階也

篤行

葉廣彬字大宜號月窻少聰慧日記萬言爲舉子業甚精以親老兄爲諸生遂輟業治田園雜事然誦讀自如經史百家下及陰陽算術無不淹貫貌最謹樸若無能者見人疾言遽色應之益恭或有詈者卽走匿帷中戒家人急閉戶毋外窺俟其人去乃聽出家大小皆笑其怯恬然安之父買園疇已有謝生貸百金計息當償而謝生怙父憐其孤

悉蠲予之後次子往徵盡得其數分半歸公公曰父蠲之子受之耶違親獲利其失多矣堅不受事父母甚孝妻沒尚未艾竟不再娶有鄭士者嘗貸金不償更貸其子復不償往徵有謾語心不能無少望欲訟之官已思曰彼貧故負金急徵且鬻田宅是禍之也檢券還之鄭與妻泣且拜曰我無以謝公聞公未孫此鄉有九天一烝真人祠其神靈甚我夫婦朔望爲公禱以此謝公踰年生臺山先生乙巳大歉貿粟於福安館人利其金鎖臥室

招鑛夫三人令殺公漏初起忽邑尉至其家警夜
逢旦晨發隣人密告曰公知夜來危乎所共飯鑛
夫磨刀霍霍者意在公也笑曰有命晚年結社談
詩自題月窻曰天光清淺夜如練桂影高底月下
明坐向中脊猶白晝卻疑月窟在靈扁又曰小構
幽窻與月通清輝瑩徹此心同仰天不語無人會
坐對明蟾獨省躬喜熟寢一日其子桂山問曰寢
安乎曰安殆將還造化矣又曰世人謂將死有鬼
物甚妄我但覺氣盡如五穀黃熟自歸又天堂地
獄亦杳茫縱有之吾行可質鬼神非所懼慎勿效
世俗供佛飯僧薦福也因自誦曰八十年來識更
真深知言行切修身謹言慎行無些過細數吾鄉
有幾人已復泣下子曰怛化乎曰非也吾今安坐
待往思吾父母沒時病苦故悲耳遂起拜天地祖
先復卧語音尚琅琅而耳鼻漸冷又聞堂上客語
亟索衣欲起迂忽曰吾逝矣遂終年八十二居家
儉素課僕力耕躬自飯牛至老猶然一日爲牛觸
僵仆子奎謂大人何不自愛作此細事公曰百里

溪壑小品 卷一
奚飯牛而牛肥此細事邪汝試使僕往牛必饑牛
饑則無以耕是廢農也可不慎歟

高行

關中貢士樊天敘字敦夫有行誼其妻背而去之
故有一侍婢即日遣之諸子念公起居踈請再娶
峻拒之曰余德非曾閔恐貽家累由是終身獨居
許敬菴先生時爲督學弔以詩曰丈人高行冠鄉
閭閉戶長安只著書恬處蕭齋同野衲懶隨塵鞅
謝公車希蹤古道貧逾力問學吾門老更虛奄爾

少微星殞歿令人灑淚滿襟裾

辭錢

張真絳人以賈之上郡有僧行乞輟所食食之再
乞再食之三乞三食之同人笑以爲此細事寧足
博名高真曰吾食有餘而彼不足損有餘補不足
天道也僧因附耳語極知公長者嘗掘地得錢如
困窮不曉所從來以畀公固辭僧謝曰奈何以小
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久之錢主迹盜多所連染真
獨得免嘗貸里人楊氏子百金楊氏子病殆矣舉

海幢小品 卷一 三三
子母還之辨曰余藐焉疇依持此何爲不聽內諸
其篋而去南遊雲間晨瀉盥水于地水入壁隙中
如注發視之有錢一罌遽掩之子與行舉進士官
重慶太守

引髮

孫文曜僑居攜李值烏寇瘞死者以千百計一日
隣人避亂相遇奪其資解與之戒速去毋返顧則
寇逼跬步間矣投于河若有人引髮緣蘆葦委曲
出之出而隣人已中三刀死矣復取資以歸

不食官米

朱蘊奇字子節西安右護衛人家貧甚僦屋而居
妻子織網巾爲生讀書古東嶽廟嘗併日而食晏
如也聽講寶慶寺寒暑不輟一日其子因差徭下
獄會天雨四日不食氣息淹淹待盡矣時獄廟有
大戶收糧米者黃冠憐之因取其米少許爲粥以
食蘊奇知其故心計以爲此官米何可竊也日死
卽死耳豈可以臨死改節竟不食而亦不明言其
故同舍生素誚蘊奇迂矯至此始深服其節操以

爲不可及因出其食食之蘊竒曰此可食也由是始得不死而劉孝廉必達聞而義之因白于衛官始出其子于獄當路諸公及士大夫有高其節而周之者必擇而後受一毫不肖妄取先是嘗之市途有遺網巾二頂其子拾之蘊竒曰彼之失猶我之失也使我失此二巾則舉家懸磬矣卽命其子追而還之其人感之甚欲分一爲謝蘊竒竟却不受年五十一卒蓋巳酉八月十八日也今侍御楊鶴令長安爲屋三楹居之扁曰高士

酌水

嵇竹城

元夫

川南太史之子也以簡傲忤嘉禾節推

坐死高中玄當國出太史門營解得免召入京中玄執手示六卿云此座主之子天下竒才也趣者輻輳却之不應商人以萬金求請亦不應高失位隨至蘆溝橋檢囊中僅三十金付之歸貧甚歲暮大雪坐涯次酌水給諫李臨川時家居謂侍兒曰此時稽必大困載酒熾炭棹舟從之共醉贈貲而歸未幾卒詩集傳于世

真我

沈涵揚州府興化縣人家貧嘗言吾有真我而假我者從我以丐衣食一狗其請則真我者喪矣故我于飢寒疾病乃至風火倏至一以真我禦之時大栗烈或挾之炙于日中謝曰與吾妻同宅幽陰而我曝日以自偏以爲不義而不可爲也後生卒以飢凍垂斃友人裹糧候之至曰噫涵死矣

儒宗可見

胡孔範南昌人倡理學稱儒宗聞寧庶人厚招遊士避入匡廬庶人反有客過言兵威甚盛大署賓客官職公方飯怒以筯擊客折其齒子儒方數歲仰曰客欲作賊何不打殺公摩其頂大叫曰可見可見儒亦以明經世其家

占地

謝述字維正崇仁縣人好行善能讓人隣有侵其界者輒自寬曰占得地占不得天嘗室塘爲基鄉人裹糧而赴日以千計曾莫詳其姓名三日而墓成年七十五卒子孫日蕃多顯者

散家財

元季金華倪子貴以世亂悉散家財里中有王仲和者驟富子貴自書券以田賣與之不取直所親或以為訝笑曰子貴田有送處仲和無處送也仲和果敗

陳湖道士

沈萬三秀之富得之吳賈人陸氏陸富甲江左秀出其門甚見信用一日歎曰老矣積而不散以釀禍也盡以與秀棄為道士築室陳湖之上曰開雲觀居之竟以壽終

萬三宅在周莊所藏有瑪瑙酒壺其質通明頗水晶中有葡萄一枝如墨點因號月下葡萄籍沒後為吳江某甲所得以贈吏梅元衡元衡死其物不知所在天順間邑人李銘教童子為業一夕於市中見溝渠有光私識之詰旦往發獲此壺有劉姓者曰若持此獻鎮守張太監可得僉嘉興一郡鹽鈔李喜諾遂與之夤緣果獲所圖計利三千金劉分其三之一李領鈔渡江舟覆皆濕毀太守楊繼

宗追捕前鈔度死獄中劉廢產與償懷璧其罪信
非虐語

道化惡人

大梁張勰靖康之亂家破航海致富居婺州謝故
業爲德于鄉蚤歲經贛吉境上天大雪失道夜投
何人家棟宇閎麗如王侯第臥未安聞牖外嘈嘈
語且泣雜五方之聲起窺之則數十女子羣處一
室纍然若囚繫且私問於鄰鄰人吐舌曰君何從
見邪主人翁歲歲剽掠子女鬻之遠郡累資且鉅

萬矣亟閉口勿語且并禍我張上謁請見徐以利
害禍福曉譬之初愕不答久乃領解比復過其門
有指以語張者曰是翁去歲遇異人遂盡舍故業
所掠皆護致付其父母畏事自守一鄉以安歎咤
不休不知乃張也張亦不自言而去

忤子心動

萬安縣劉週號良溪布衣有淳德里人陳雪筠之
子忤而避于野忽心動就父所邀良溪泣曰吾
不容于天地理固宜死奈吾父何公仁人也願以

爲托良溪諾之明日子果暴死治其喪數年雪筠
死亦如之人服其義

竹軒

徐本字以道姑蘇人籍京師嘗出入楊文貞公之
門及見諸老能道前朝典故氣棘棘好面折人過
徐天全兄呼之本殊不相假言輒中其肺腑曰吾
史筆也一時名德如葉水東岳蒙泉輩皆禮爲上
賓素習家禮士大夫家有事斂殯請之必往然非
禮致不輕造訪訪亦不俟茶而出獨嗜書每得一
書手自披對缺板脫字則界烏絲欄紙乞善書者
補之笑謂人曰吾猶老鼠搬生薑勞無用也年八
十餘乃卒其自號曰竹軒所輯有竹軒詩一卷

償金

海門縣崔鑽以税金五百兩付鎔工工欺其無券
而負焉鑽廢產以償時王端毅公爲守廉其狀命
訟工對曰鑽家已破若訟鎔工是又破一家也公
歎賞不已鎔工聞且媿且德其庇已也遂償彊半
千潤孫崑曾孫桐世貴桐解元及第官編修少詹

事學士

全税金

趙倫字序之號五溪高平人好義而饒縣令使總
輸邊賦三千金盜夜入索金固不與曰公家財小
民膏血吾不忍數千戶重累也盜怒擬以刃死拒
如初刺殺之盡其私藏而賦金肩深處得全令丞
親臨弔祭妻李氏尚少厲志教二子家日起二子
伯積仲科俱官典膳孫三次軌進士給事中

致寓物

何炫號介菴榆林人其父輸粟塞下得官疾革時
指橐金相目曰此王威寧寓物也致之死不恨殮
甫畢炫以騎橐載如滑王駭曰今世乃有爾父與
爾爲子者分千金與之不受王後起總制乃檄炫
將以相報避不就王終念之隱已功署其名授百
戶炫竟與從子人兩賢之已賈于廣陵爲德日益
甚終武略將軍子城字叔防舉嘉靖壬辰進士庶
吉士堅舉應天鄉試皆出呂仲木之門

免禍

章叔良文懿公會祖也洪武初創造黃冊時叔良
充里長縣簿陳管冊遲悞被逮赴京冊局里書各
逃竄叔良獨携十金追至三河舟中贖之陳曰汝
同事相周患難可無補報乎叔良悄然曰此一都
里書意也因得免其以黃冊遲悞坐永軍者三十
六家又國初令邑各里造軍衣旣畢叔良計令
以餘布縫各衣襟仍書管造姓名同事詫之及解
至京高皇帝驗視餘布獨叔良者一摺領而見
得免侵欺之罪且賞以鈔今縣中各都皆有永軍
籍獨本都無者叔良之先見也

陸應期大同人正德初賈齊魯間同舟者四三輩
不知舟人皆盜也數因事嫚罵之應期獨否又時
時推飲食勞苦焉一日舟人遲遲不肯進若有所
待同舟者諄欲加鞭頃之盜發會天大暑舟人擁
應期坐樹下剖瓜啗之且相誡曰公長者願毋犯
執同舟者榜撻甚楚劫其貲一空比去應期橐械
識如故居平好行德人皆義之

與傘

慈人馮景茂嘗下鄉督農中途遇驟雨有一婦哀求附傘馮曰吾雖不忍爾霑濕然嫌疑當遠委傘與之而自跳入民舍後乃於其地割田一方立石亭使行旅雨暘有所休蔭題曰休休亭夜夢神語之曰爾有陰德與爾三銀帶後生子彰武昌同知孫安江都知縣曾孫震御史亭在縣東五里之八都

報謝

士良中都人有友相與甚密友之子流客忘歸垂死捐橐付士良曰與吾子無益且重之禍也語畢卽瞑哭而收之人無知者他日子歸卽舉以付子復散盡又數數周之不倦士良不善持籌生計蕭索一子鈍甚忽能讀書入國學謁選得縣丞爲上官所知委差贏得千金父尚在資以老忽道士入門語曰某托致謝已有以報則友之姓名也長興沈姓者資數千金爲縣守庫生一子將婚族弟代爲之守竟啓櫃竊官帑八百餘金去覺而罪及守者易產代償其竊資者越一二年事寢纔出盜

金置田百餘畝晚亦得一子愛之甚托于縣之豪
家併所置產因而寄籍焉子卽婚于豪有違吉挈
妻以逃而其產竟爲豪所得

有蔣姓者欺其寡嫂一日廣所居佔半焉方擇日
安梁嫂額手呼天忽大風龍挾雲霧入其門蔣親
遇見仆地龍爪柱掀出墜田中節節皆斷余方館
溫氏聞而往視咸竒駭以爲有天

醬楊

趙某者順天人本楊姓粥醬爲業人呼爲醬楊天

順初迎 鑿之役武官胄士爭乘勢納賂以冒官
賞至累千數百人或以語某某搥手謝曰我麤人
無食肉相財帛非所惜恐反蹈禍機耳不越歲冒
官者事敗盡革職任或遭貶竄人始曰趙某不若
也某尤好意氣其女夫刑部朱主事鐸貧而有守
某每遺錢穀以助其廉朱病卒子又死某膳其女
俾不失節暨某壽終其子敏又贍其女弟以居

步皇城

蔡通府軍衛籍旣老而代每步行市皇城見其軀

石堦壞默數之自某門至某門凡損幾千幾百有
幾傭善書人具奏疏赴通政司上之請命工修葺
事下工部寢弗行越數年復然又寢之又數年欲
復奏其子諫之不可其妻呵止之索傭書錢不得
乃潛脫銀簪具疏竟上之項郎中文泰惡其瀆也
送法司訊治既贖罪費家貲數兩其妻若子交怨
不置通已老病遂鬱悒以死當具疏時通素不識
字習讀其章對客口誦累數百言尺寸一二無少
遺失及遭沮抑輒歎曰 朝廷養士歲糜官祿數
十萬孰肯計及此者或以爲此細事惡足計則應
曰自某年至某年已加損若干數矣久而不治必
大壞極弊所費何可勝計哉嗚呼通所見誠小譬
之以管天天雖小乃真見也以庶人計此亦不爲
細彼所謂有官祿者不能觸類而長計直而事而
顧笑且抑之至于叅送獨何心哉

清計簿

余昌字鼎盛樂清人性孝友潘公潢時爲令察而
重之躬禮其廬因請昌清計簿條飛詭以千數民

大悅而豪右皆怒中以危法久之始釋以壽終潘
公聞而咨嗟爲文弔之

處士

前朝湖州出一吳甘泉琬富而躬處士之行學問
淵源氣魄甚大近日蘇州出一徐聲遠應雷貧而
固處士之節學問清徹力量不小卓哉兩人千古
塵見皆非遊大人以成名者吹測王子幻遊必擇
人皆有終始有一人背而踵之終不出口亦一妙
人可敬

山游

蘇州黃勉之省曾風流儒雅卓越罕羣嘉靖十七
年當試春官適田汝成過吳門與談西湖之勝便
輟裝不果北上來游西湖盤桓累月勉之自號五
嶽山人其自稱于人亦曰山人田嘗戲之曰子誠
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瘦骨輕軀
乘危涉險不煩筇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目擊清
輝便覺醉飽飯纔一溢飲可謂山腹談說
形勝窮狀奧妙含腴咀雋歌詠隨之若易牙調味

口欲流涎可謂山舌解意蒼頭追隨不倦搜奇剔
隱以報主人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之山人不
亦宜乎坐客爲之大笑此雖戲言然人于五者無
一庶幾焉而漫曰游山必非真賞

截頭尾

一山人多酒過罵人輒自命曰浮雲富貴余曰且
與汝細講聖人言語切不可截了頭尾輕用只如
此句上有不義二字故他是浮雲下有于我二字
故我可浮雲他若富貴而義則彼是卿雲又對待
者是我我者孔夫子也不是孔夫子亦何可浮雲
其人嘿然第曰道學先生

酒禁

古人多設酒禁卽太祖初年有之并禁種糯以
絕其源胡大海方用兵處州其子犯禁衆皆請赦
曰寧大海反吾號令不可違遂手刃之其嚴如此
蓋深慮軍食不得不禁禁又不得不嚴今承平日
久酒日多日佳糯米之直貴于粳米而世家子弟
向號醇謹有法度者多事豪飲以夜爲晝種秫亦

倍徃時余恐數十年後必復有嚴此禁者似亦循
環之理也

頭腦酒

凡冬月客到以肉及雜味寘大碗中注熱酒遞客
名曰頭腦酒蓋以辟寒風也考舊制自冬至後至
立春殿前將軍甲士皆賜頭腦酒祖宗之體卹
人情如此想宮中進膳後出視朝通用之近侍推
已及人無內外貴賤一也景泰初年以大官不充
罷之而百官及民間用之不改

瑞州敖宗伯銑與吳宗伯山端家相近敖豪飲大
嚼吳方初度具冠服過觴之及門已苦饑矣吳戲
出句欲敖對就方具酒句云暖日宜看胸背花敖
應聲曰寒朝最愛頭腦酒一笑共飲極歡

醉龍虎

于定國飲至數石不亂尚矣此後謝玄飲至一石
人指之曰醉虎蔡邕飲至一石人名之曰醉龍今
之子弟有飲至一石者當何名曰醉狗耳

清歡

陶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爲二食具遇發火則再拜
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得太守送酒多以舂秣水
雜投之曰少延清歡

醉後詩文

恩州王興宗字友開跣弛不羈豪于詩酒詩文必
醉乃能爲之愈酒言愈竒無酒不能作尋常語得
濮州學正懷檄飲市中醉而遺之將行親友祖送
始言其故衆咸咋愕王曰命焉爾毫不爲動至元
二十九年突謁御史中丞張養浩哆吻奮髯狀似
武人張素聞其名竒之握手如平生辟爲椽無何
暴卒王初謁選時有權臣擅政乘醉突入省攘袂
叫呼或旋庭中或箕踞當路聞者掩耳閉目走目
爲狂子

趣擊賊

嘉靖庚戌虜十萬騎入雲中總兵張達副總兵林
椿皆驍勇善戰御史胡宗憲夜飲醉趣二將擊賊
達謂有伏兵夜出不利請待旦乃發胡大怒將劾
之達不得已以二百騎夜出至紅寺堡大虜圍之

數重與椿皆力戰死敗所去制府二百里胡上書
爲二將請卹典而匿其發縱狀給事中禹遂劾
總督郭宗臯巡撫陳耀俱逮問陳死杖下郭戍陝
西靖虜衛

新掛教範

林桐字茂材海外人有襟度然遇酒卽狂肆大醉
後或著策效古牛驚鼻囚諸飲或舞蝦蟆鷓鴣漁
唱巫歌謹座不休一日乘醉造王處士瓚宅見所
頓壽具大罵曰此惡物吾讐也平生恨見之何爲
置此怒呼斧破之瓚急移置以避後以上舍生除
章貢司訓生徒方羣謁見其醉懸木杪皆却退桐
以手招曰休避休避請看新掛教範士皆驚訝後
值不飲時歛襟危坐議論英發且持廉仗義始知
重之丘深菴嘗譬之爲水秋則漫山平谷折木崩
岸入冬則成川爲淵供飲利漑

禮圖私謚

唐桂芳歙人以教官家居扁其居曰三峰精舍有
當道若舊交來見酒酣必大噓起舞太守李公諤

喜之繪爲圖嘗私謚淵明爲酒聖陶先生王無功
爲酒賢自稱酒狂凡歲時令節以圖像祭享設酒
漿陳俎豆舉觴浮之不至沈醉不止或披衣哭泣
歌笑自放識者謂有托而逃蓋佯狂云

酒趣

酒中之趣高人輒逃以自名曰酒聖酒僊醉鄉侯
尚矣唐汝陽王璣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甚佳近
日廢遼府載陽王孫豪俊能詩自稱麴部尚書因
以名集尤佳余量僅中下而嗜甚妄得此名今年
老減且十七八詩不能工頗好典籍又遁居農庄
稱曰秫子監學正可乎

大噓

張萬里字廣陵閩人嗜酒輒罵其坐人醉吐街市
中且行且吐羣犬輒隨之張目叱曰勿爭吾且盡
吐所有市人大噓萬里敏于文久不第得官經歷
致仕

八崖

周廷用字子賢華容人飲酒終日不醉放口論人

淺深略不旁顧才稟超拔文筆爛然所著有八崖集八崖其地山名臨江有奇石

酒喻

林楷春漳浦人以翰林編修出爲副使督學浙中于補考拔陶石匱祭酒人稱其精鑒陞叅政罷歸能飲酒所至命觴登覽飄然格外同年顧公養謙開府遼東致書以酒德爲言戲報曰昔人以酒爲兵兵可干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干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美哉此言可與論酒矣弟落落無成正可尋醉鄉耳而脾氣虛弱澹泄爲災欲效鄭公一飲三百杯竟不可得安得使酒乎乃知器自有限此祿亦不易也顧飲中友故相往復如此歸家日與同好痛飲老無子後舉子數歲而殤悲吒成血疾疾時令人奏管絃倚而歛枕聽之迨亟問以後事皆不言獨引聲歌劉長卿上陽宮詩聲若金石兩手交舞其達生如此

浹洽

劉俊深州人在官終日閉門不通一謁有善客至

時或對飲惟蔬菜湯餅而已必求盡醉指大樽曰
吾興在是非澆洽不可獎善疾惡皆越常格率意
而行卓詭絕衆以致仕終于家

飲會

王遵巖云親戚常人之會俱已辭絕惟士夫之會
不得不應恐其以爲立異相拒而起怨謗也然細
思之身不惜而將好性命陪伴人口語可笑余自
通籍後卽辭絕士夫會而好與親戚常人飲欲免
怨謗其可得乎

貴人持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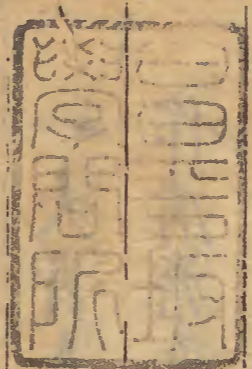
一大貴人奉六齋嫌味薄怒捶厨人乃以腥汁合
作清澹色素品和之貴人甘甚詫曰奉齋何不佳
而人乃嗜葷貴人之姪余主其家一日飯素亦怒
甚嚇厨人凡易十餘品皆不稱余笑曰何不開齋
其人一笑而止

心口

今之脩齋誦經者每每有佛口蛇心之說余初以
爲疑後試之良驗蓋世之矯誣者多矣天且勿畏

湧幢小品卷之十七 四三

而况于人乃知其言有味即为一蛇心也有托之
佛者有托之儒者有托之玄者總之以善門為標
行其惡機殺機逞志而縱欲要之善門原大作惡
藏機者到庖賴之存此根核故愈見其大人能為
蛇蛇亦復能為人仁人心也此天地生生之機也



五月八日閱 真

湧幢小品卷之十七 終

